

马齿苋苦斗记

姜孟之 著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自序..... | (1) |
| 1 . 捡个校长当..... | (5) |
| 2 . 进入角色..... | (13) |
| 3 . 从哪儿点火呢？..... | (25) |
| 4 . 不眠之夜..... | (31) |
| 5 . 先不下结论..... | (38) |
| 6 . 卖烧饼的姑娘..... | (43) |
| 7 . 日积月累..... | (48) |
| 8 . “ 是你把我累坏的 ”..... | (56) |
| 9 . 家长会..... | (64) |
| 10 . 罢饭..... | (74) |
| 11 . “ 这是咋了？ ”..... | (85) |
| 12 . 肥肉变骨头..... | (91) |
| 13 . “ 我拾柴，你生火 ”..... | (98) |
| 14 . 特困生问题..... | (106) |
| 15 . 秋白菜问题..... | (113) |
| 16 . 努力了，失败了也甘心..... | (119) |
| 17 . 替考生..... | (126) |
| 18 . 周末会..... | (141) |
| 19 . 门卫陈发..... | (148) |
| 20 . 烧炉子学习班..... | (156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21 . 一席话胜读十年书..... | (160) |
| 22 . 参观死牢..... | (167) |
| 23 . 非关系户..... | (175) |
| 24 . 冒名顶替..... | (187) |
| 25 . 恢复坐班制..... | (198) |
| 26 . 课课清教学法..... | (209) |
| 27 . 冰场及其它..... | (219) |
| 28 . 拒教..... | (229) |
| 29 . 人和人之间只能是这样的吗？..... | (237) |
| 30 . 分数第一..... | (244) |
| 31 . 选先进工作者..... | (255) |
| 32 . 超编5人..... | (263) |
| 33 . 休假..... | (282) |

自序

姜孟之

这是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是一本以教育为素材的书。但是，它的读者却不应该只限于学生和教育工作者。

文学天才一生下来就有超越世俗的表现；爱听故事，喜看书，特聪明，连第一声啼哭也有别与其他儿童。这些我都没有，自知身上没有几个文学细胞。

我出生在山东省黄漯河边上的河崖村。40多年前，那是个只有73户人家的小屯子。屯子小也有自己的习俗，小孩儿过第一个生日定要来一次求签问卜：把孩子坐在簸箕里，如果是个男孩子，前面就摆着秤、书、赶牛鞭子、包米面饼子（家境好的放饽饽）什么的，让孩子自己选择。抓秤的，预示着将来是个买卖人；抓书的，将是个文化人；抓赶牛鞭的将是个种地的；抓包米面饼子的最没出息，预示着一生将为吃而奔波。

记事了，听人议论，我抓的是包米面饼子。

河崖村西、北两面临河，一年夏秋多雨，河水常常出来淹屯子。那时取暖、烧饭的燃料是麦秸、包米秸……。连雨天没烧的，吃不上饭是常有的事。为了做下顿饭，人们常常把浇湿了的麦秸什么的放在上顿做过饭的锅上用余热烘烤，干了才能用来烧饭。

我小时候最怕没饭吃，也就最怕老天下雨，据说不管我睡得多么死，要想叫醒我，只要说声：“天要下雨了！”我会马上爬起来去抢抱做饭用的干草，堆在锅台后边。这恐怕与我过第一个生日抓的那块倒霉的包米面饼子是一脉相承的。

留在我现在记忆中的最早的痕迹是4毛岁那年父亲的去世。当时说他患的是隔症病，现在遥诊起来，可能是食道癌之类。他生病期间非常馋猪肝。母亲弄来一副鲜猪肝，把一小块弄熟了，让他吃，他咽不下去。母亲就把剩余的猪肝挂在背阴的房檐下，等他能吃了再做给他吃，可是疾病没给他再吃东西的空隙。父亲不在了，猪肝仍挂在那里，风干了，硬硬的，刮风的夜里，我躺在炕上常常听到风吹猪肝磨墙发出的“哗啦哗啦”的响声，就想起父亲来，就记起他右腋下有一颗黑痣子，记起久违了的香喷喷的包米面饼子来。……

10岁那年，我给人家放羊，全部报酬，就是一天吃一顿包米面饼子。

为了能吃上包米面饼子，1951年正月初六，哥哥领着母亲，姐姐，还有我，决心离开河崖村去闯关东。我们步行了两天两夜，来到烟台时脚起了血泡。船停在远离码头的深水里，我们借助一条小木船摆渡上了大客轮，次日早晨在大连下了船。

正月十四日在冰天雪地的伊春下了火车，全家人身上的钱集中起来也不够买一顿饭的了。买了3斤猪肉2斤粉条，借了个锅炖上了，饱餐了一顿。次日坐敞篷汽车，裹着被子行了40里，来到目的地——乌敏河林业局。这里简直是个人间天堂，大米，白面，高粱米，包米面可以尽情地吃。周岁抓包米面饼子的愿望在这里实现了。我开始上学认字了。可是对文学仍无特殊兴趣。

1960年我在大连市第三中学高中毕业的前夕，参加学校组织的一次抗旱义务劳动，伤了腰，瘫痪了三年。当时中国医务界推行用柳树枝接骨，母亲坚决不同意，不同意院方就不准住院治疗，我只好在金家街二发电宿舍里养病。大连第二工人文化宫离我的病床只有300米远，但我去不了。邻居孙京刚认字不多，但有文化宫的借书证。三年中他给我借阅了上千册古今中外文学名著。在病床上喜欢上了鲁迅、契诃夫、欧·亨利、谢德林、马克·吐温、阿莱汉姆·肖洛姆、阿吉兹·涅辛等人。这三年让我染上了文学，染到再也离不开的份儿上。我想，文学是常常向不幸者招手的。

为了补贴药费和生活费，母亲捋着一双小脚出去收购破布（死人、活人的衣服都有），回来洗干净了，我仰躺在床上缝手套，卖给大连钢厂，五层布，每副四角钱；嫂子把孩子、箱子，用绳子联着搭在肩上，从齐齐哈尔来送吃的；姐姐靠每月18元钱的助学金在黑龙江大学上学，为了省钱给我买药，从火车站到黑大只三分钱的电车费也舍不得花，步行。1963年5月18日我终于能下地走路了，路过哈尔滨的时候，特意步行这段路程，整整走了两个小时。

1981年我把写好的第一篇小说《谷县长的鼾声》寄给了《光明日报》副刊。写的是“编辑同志收”。没出一个月，登出来了，我去信问责任编辑是谁？回信仍只署“编辑”。

《小说选刊》要转载，编辑要我的简历，我要责任编辑的名字。终于追到一封署名“李准”的回信。信中说：“我不是写《李双双小传》的作家李准……。”他就是今天中宣部文艺局的李准同志。当时他在《光明日报》当编辑。

文学是写人的，时下写人的有新理论：必须写复杂的人

（多侧面、多层次，即优点 + 缺点的人）。

文学作品又是感情的产物。活动在我这本书里的是这样一些人：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人，不是他们完美无缺，是我不忍心为了赶文学创作的时髦，在我敬爱的人物身上搜索缺点；另一种是只有缺点没有优点的人，也不是他们身上没有优点，是我不能为了创造复杂的人，违心地在不喜欢的人身上搜索优点；还有一种是当前时兴的那种复杂的人，即优点 + 缺点的人。对于这类人，我的感情才是“零度”的，死，不落泪；活，不拍巴掌。死活由之。

我有20年的教育工作实践，还涉猎了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毛泽东及孔夫子、夸美纽斯、凯洛夫等人的言论和教育主张。教育是最熟悉的行业之一。这本小说取材于教育，并没有去重复前人写烂了的“母爱”、“早恋”、“山区办学模范”、“教师至高无上”等等。我想写出一座只有今天才有的活生生的学校。就连书中提到的“课课清”教学法也是前人不曾提到过的。然而，那确实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有效的方法。

锦州师院李万武教授称这本小说是“做人的参照”，未免过奖了，但我相信这本书确实会给人生以启迪，鼓励为人民做点好事，是本教人学好的书。产生这种思想的基础，不能不与第一个生日抓到的那块大饼子有关。

一九九四年正月初六

1. 捡个校长当

马齿苋码50岁的边了。对一个精明的人，这是个知天命的年龄，可是老马，别说是知天命，他连自己的命运也是懵懵懂懂的。

蓝色中山装，白色衬衣，身上粘着粉笔面子，三十年一贯制。他也想穿西服、扎领带，西装革履一番，但缺乏勇气。就象当年没有勇气向心爱的姑娘表白心迹一样。没有勇气是个顶糟糕的缺点，一生失去了多少机遇！

马齿苋天灵盖上五分硬币那么大一块头皮上长的头发全白；在那个白色圈子里没有一丝杂色。圈外的头发全黑，也没有一丝儿杂色。有点儿你别犯我，我也不犯你的味道。有人说，他那块白发头皮下的脑膜用乏了、平了、废了，早衰；黑发下是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。他自己半信半疑。

也不知白发下那片脑子分工管啥的。专家们说：这种黑白分明的头发下的头皮裹着的脑袋考虑问题不全面，有时老态龙钟，有时天真活泼；有时盛气凌人，有时幼稚可爱，看问题好钻牛角尖儿。这种人做学问可以，当领导不行。

没棱没角的人，才是“成熟”的表现，领导的坯子。他，不是块当官的料。

马齿苋走路快，说话快。吐字尽管不及机关枪那么密，可也不比半自动步枪那么稀。这两快减轻了他在人们心中的份量。整天火燎腩似的窜来窜去，小喜鹊般的喳来喳去，即使分给他“一亩三分地儿”也压不住阵角。

领导干部的性格千奇百怪，“慢”是大家共有的品格。说话慢，走路慢，表态慢。慢中有派，派中有威。慢方称得起稳重、老练、成熟……。慢出来的办法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

退回到三十年前。马齿苋一头乌发，满脑子理想。高中毕业报考大学，总分进入录取分数段了。可是他报的志愿一个也没录取他，硬被分配去学心理学。

不愿去也得去，志愿表上最后一栏问他：“所报志愿没录取，是否服从分配？”

他填了“服从”二字。那时候的人几乎都不用“不服从”，哪成想，真的走进了服从分配的死胡同。

心理学就心理学吧，学啥还不是为人民服务呢？谁让自己伪填“服从”来着？他这么安慰着自己学完了大学课程。

毕业分配志愿表上也有一栏问他：“是否服从分配？”

这次他真想填“不服从”，可是没敢。

考大学今年不服从明年还可以再考。人民供你上完大学，最后不服从人民的分配，你也就永远别分配了。他也只好违心地再填一次“服从”。到头来，被分到中学当教员。

六十年代，这里的中学不开心理学，什么心理不心理的，太麻烦。百废待兴，没那个时间。看看出身，翻翻历史，啥问题都解决了。世世代代的命运都决定了。过去决定着今天和明天，上辈决定着下辈、下下辈，这才有连续性。

马齿苋学的没有用，用的没有学，只好当个所学非所用的“补丁教员”。

补丁就补丁，干啥还不是为人民服务呢？咱不补，不是也得有人补吗？他这样宽慰自己。

“补丁教员”也叫机动教员。只要学校有教师缺课——出

了“洞”，教导处就把“补丁教员”“补”上去。

学校的教员分班主任、科任。“补丁教员”排在科任后面，是老末儿。可是一个好的“补丁教员”必须是个多面手。常常是，上课铃声响了，才被传去上课，缺啥补啥，连课也来不及备。

教师岗位责任制规定，不备课不准进课堂，对“补丁教员”却例外，能顶上去就不算犯规。课上得好坏没人问，不把学生“放羊”就是好教员。

马齿苋那天刚刚给初三·三班打完四十五分钟的数学“补丁”，回到办公室，教材还在腋下夹着，记分册在手里提着，满手的粉笔面子还没来得及擦掉，教导主任进来说：

“老马，恭喜你！”

“我一直不喜不悲地活着，哪有‘喜’可‘恭’？”

“咱俩赌一把饭店吧。”

“我受不了赌赢的喜悦，也经不起赌输的悲痛。还是不激动的好。”

教导主任沉不住气了，说：

“那就告诉你吧。市教育局来电话，商调你去市教育学院教书。”

“调我？进市？”马齿苋开玩笑地说，“我这个‘补丁教员’当真‘补’出名堂来了，从林场‘补’到市里去了。看来这‘洞’不仅林场有，市里也有。”

“不是打‘补丁’，是调去抱单科。”

“我的路快走完了，满打满算还能对付十年，别折腾了。”

“市教育学院要开心理学专业课，瞪眼找不到教员。教育局向全市撒大网，网网空，撒向乌龙镇这一网没空，打着你了。”

“我学心理学，闲了大半生，已经生锈了，不能再贻误别人了。”

“这关系到全市培训心理学教员的大事。”

“啥大事？我学了个姥姥不亲，舅舅不爱的专业，挂了三十多年免战牌，竟能委任去干大事？”

“现在实行立体开发，由表及里地研究问题、研究人，靠翻档案、看出身不够用了。”

“按说，人应该有孙大圣的能耐，钻进牛魔王的肚皮里看看心肝肺啥样，这心理学就是钻肚皮、看心肝肺的学问。看看人的心儿呀、肝儿呀、肺儿呀的都是怎么长的，都在做些什么，对用人或许有好处。”

“认识上去就好办。”

“我没认识上去，也没认识下来，仍卡在那。三十多年前我的老师就这么说。”

“你的课课清教学法，在这里无法试验推广，在市里，辐射面广，试验起来容易得多。”

马齿苋一听推广课课清，动心了。他教了二十多年书，没什么值得挂齿的业绩，倒是总结出一套“课课清”教学法。打了几次报告要求试验没人理。在自己课堂上试验过，场面小，说明不了问题，推广不出去。一个教员创造一种教学法可以，推广就难了。若能在一个市里铺开，可就太好了，试验结果会更准确些。于是说：

“啥认识上去了？我从来没反对去从事我学的专业。学过心理学的人一听就明白我上面那些话是正话反说，谁不愿往高处走？谁不愿干自己喜爱的工作？下面才是真话：共产党员是块砖，天南海北任党搬。既然是大事，你就搬吧。”

不几天调令下来了。

是工作选择了马齿苋，不是马齿苋选择了工作，他本来可以提出好多条件要组织满足。他没这方3面的经验，什么也没提，马上交待了工作。

交待工作的含义在老马这儿是再简单不过的了。把三屉桌上自家那把牛牌锁头取下来，揣进兜里也就结了。

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普通教师变动工作不开迎送会，教导主任级的只开迎送会，校长级干部调动工作除开会外加酒菜饭饯行。马齿苋是上调，虽然是普通教员却比普通教员高半格，又比教导主任低半格，临时找几个班主任开个座谈会，用言语意思意思就够意思了。

欢送会开起来了，由教导主任主持，到会的都是老马打过“补丁”的班级的班主任。大家就七嘴八舌地“送”起来了。好象是在开展一场“送人比赛”，看看谁送的最“醉”人。

“马老师打‘补丁’真心真意，连个‘针脚’也看不出来。”

“有马老师在课堂上，我们离开班级有一百个放心。”

“老马从来不讲条件，随叫随到。”

“老马不是‘马’，是头老黄牛。”

“老马物美价廉，经久耐用。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……。”

说的都是好话，马齿苋感动得没法儿，心跳得急，向上一顶一顶的。本来不显山不露水，没人说长道短，被人忘了。哪成想，自己的工作做得这等好，连丝儿缺点都没有。忽忽悠悠的，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存在，怀疑这是不是在开追悼会念悼词儿？离开这个世界时，能赢得这些悼词，足矣。他真有点儿不愿离开这个“世界”了。

马齿苋懒懒地揣好介绍信去教育科报到去了。

教育科在山下，在局里二楼里。

马齿苋从下边一层上到教育科，整党文件从上边一层一层地下到教育科，他（它）们在教育科撞车了。

教育科长叫李山，单人独屋。他是教员出身，学过教育学，懂得左侧采光的道理，他的办公桌却对着门，背光而坐。这是独占一个办公室的领导最流行的摆法，只要这么一摆就知道是领导。为加入流行行列，他放弃了科学的采光坐法。他见马齿苋进来便说：

“你来迟了。”

“另有人选了？”

“不。来文件了，整党期间人事冻结，你得等半年后整完党再走。”

马齿苋轻轻拍拍后脑勺，表示后悔，若是不开那两个小时座谈会，昨天下午来报到就抢在整党文件之前了。刚刚走在路上嚼着昨天会上那些蜜也似的话语，还喜孜孜的浑身是劲儿，哪成想，喜了几个小时耽误了后半生；“甜言蜜语误大事。”他自语完了，问：

“不是说开心理学是大事吗？”

“整党比开心理学的事还大。”

“整党虽属大大事，党没整我，我干吗要去整党呢？我可不是那种没心没肺的人。”马齿苋不在意地说。

“整党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。”

马齿苋惊恐万状地问：

“党怎么了？国家怎么了？党、国家不都好好的吗？”

李科长怕抓辫子，马上解释说：

“这不是我的创造，文件上就是这么说的：‘整党是关系到

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’。说不整不行了。

“人走时运马走膘，我是时来运转了，今年尽干大事业。整党既然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，还是救党要紧，晚开一年两年心理学没关系。暂时不走可以，可是我不能回原来的学校了。欢送会都开了，没脸回去，好马不吃回头草嘛。得给我找个地方开支吃饭。民以食为天嘛。上不上下不下地吊着多难受。”

“是啊，吊个一时半晌还可以坚持，吊半年谁受得了？先找个地方垫垫脚。”

教育中心主任、组织部长、文教科长专题研究马齿苋的落脚地问题。

“老马在这里工作二十年了，仍是教员。干得不好不能上调，干得好二十年咋没提溜提溜？清身走与本人、与林业局、与你我都不光彩。”李山科长说。

“别看教育学院是个清水衙门，可也是咱的上级部门。培训教员，考核教师，研究教学业务，用人家的日子在后头哩。”教育中心主任说着，心里话：你们最好把我的话传给马齿苋。

“给他个副科级，咱不用花一分钱，却铺了一条通向教育学院的路。”李科长说。

“人挪活，树挪死。不调老马，老马也就原地迷下去了，说不定能一觉迷到被人念悼词。这一调好象把压在老箱底下的一件发了毛的衣裤，突然抖搂出来——五光十色——引起了买主的兴趣，身价提高了。一步越过股段级，提了一格半。

“副科级到市里不算数，要提就提正科吧。”组织部长更大方， 了一把，又提了半格。

“那就正科级吧。”文教科长顺水推舟地说。

“往哪安排？”教育中心主任说。

“乌龙镇中学校长的位子空着，让他先顶替一下，干不干都不碍事儿。下边还有两名副校长。等人事松动了，让马齿苋戴顶科长帽子光光彩彩地进城去。”组织部长说。

“就这么定了。”四个人同时说。

“报常委会研究。”组织部长说。

李山找到马齿苋说：

“恭喜恭喜，提你正科级了。”

马齿苋连连摆手说：

“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我的工资早过科级杠了，当科长对我本人没有多少实在意义。”

李山今生第一次遇到这种患“官职冷淡症”“患者”。便解释说：

“让你去乌龙镇中学当校长。这可是个让人眼红的肥缺。”

马齿苋一听让他到中学当校长，便来劲了，他没考虑职位的“肥”与“瘦”，暂时不能到全市去试验课课清教学法，能在一个学校里试验，也很好，总比在一个班里试验容易检查效果，会更有意义。

于是满口答应下来：

“我去，我去。”

但不好意思说破去的秘密，别有用心地走马上任了。

干不好呢？他在路上想。

捡来的东西不必过分珍惜它，轻装上阵吧，他这么鼓励着自己朝前走。

2 . 进入角色

乌龙镇是个县级单位，最高权力机关是林业局。镇内生活着二万人口。吃、穿、住、用靠的全是木材。人们从事的生产活动也都和木材有关：栽树、伐树、木材加工……。连犯罪也离不开木材：盗伐木材，倒卖木材……。长期的单一生产，培养了人们单一的思维方式。在乌龙镇人眼里，那些和木头没关系的种地、经商、教书……，都不正统，是不屑一顾的。他们开煤矿，建发电厂、玻璃厂……，都不及放树来得顺手，不及卖木材来钱痛快，都“黄”了，也不痛惜，心里暗暗庆喜，没有玷污林业工人的“纯洁”。

肉蛋鱼，果粮油，全靠“进口”。

一条铁路从镇内大摇大摆地穿过去。每年都有市民丧命于轮轨之间。为保平安，每逢正月十五晚上，镇民们都到铁轨上燃蜡烛，形成两条火龙，乞求神灵保佑；公路在镇外绕过，路面坑坑洼洼，汽车在上面跑起来伦敦（轮蹲）不止，有位难产的孕妇，坐汽车去市医院生产，车还没跑完这段路，孩子就生下来了，人们起名助产路。

乌龙镇人创作的谚语中有这么一条：“乌龙镇有两大怪，火车跑城里，汽车跑城外，下了火车百米赛，油漆马路黄泥盖。”

公路是炎黄子孙修的，铁路是日本人管着炎黄子孙修的。日本人驱使中国劳工修这条铁路为的是运走这里的木材。劳工们多数没有生还。新中国刚成立，青年人常到这里举行入团

仪式，让青年人记住：每根道方子下面都有一个劳工的尸体。刚建局那阵，人们说，月黑头常常听到鬼哭。几十年过去了，也许鬼哭乏了，现在连抽泣声也听不到了。人们也忘却了那些道方子下面曾经埋过劳工的历史了。

那时候铁路是从原始红松林里通过的，日本人修完铁路还没有来得及运木材就无条件投降了。

早些时候乌龙镇人把这条铁路视为耻辱，常常把它当作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；近些年来，又说它是联系中日两国的纽带。教材变纽带了。

中国人的乌龙河同日本人修的铁路互相垂直，在镇东头相交。路在河上。乌龙镇人夏天的晚上，或星期天，常常坐在日本人修的铁路桥上，脚耷拉在桥下，在中国的河里垂钓。身上多少也有些洋气缭绕，对于那些出不了国的出国迷，坐在这里过过出国瘾，不失为人生一大乐趣。

50年代初期，水运和铁路配套成龙，河水把红松原木从山上漂流到乌龙镇出河，再装上火车运往全国各地；50年代中期，改水运为森铁小火车运材，在这里卸下小火车装上大火车，森铁与铁路配套成龙；70年代，改森铁小火车运材为汽车运材，汽运与铁路配套成龙。日本人修的那条铁路半个世纪没变样，乌龙镇却从50年代初期的十几户人家发展到今天的万余口人的县团级了。

这是个木材的世界。住家的院墙是木柴样子码起来的，镇内路边的阴沟是用木板封盖的，菜园子用木板挟杖子。做饭、取暖、烧的全是木材，这里人过着靠山吃山的生活。木材在城里很贵，可是在这里，一斤木材比一斤谷草还便宜。

乌龙镇人来自全国各地，这里是中国方言的荟萃之地。语